



房东大娘

房东大娘

原著 浩然
改编 少华
绘画 毛俞 震晓 耀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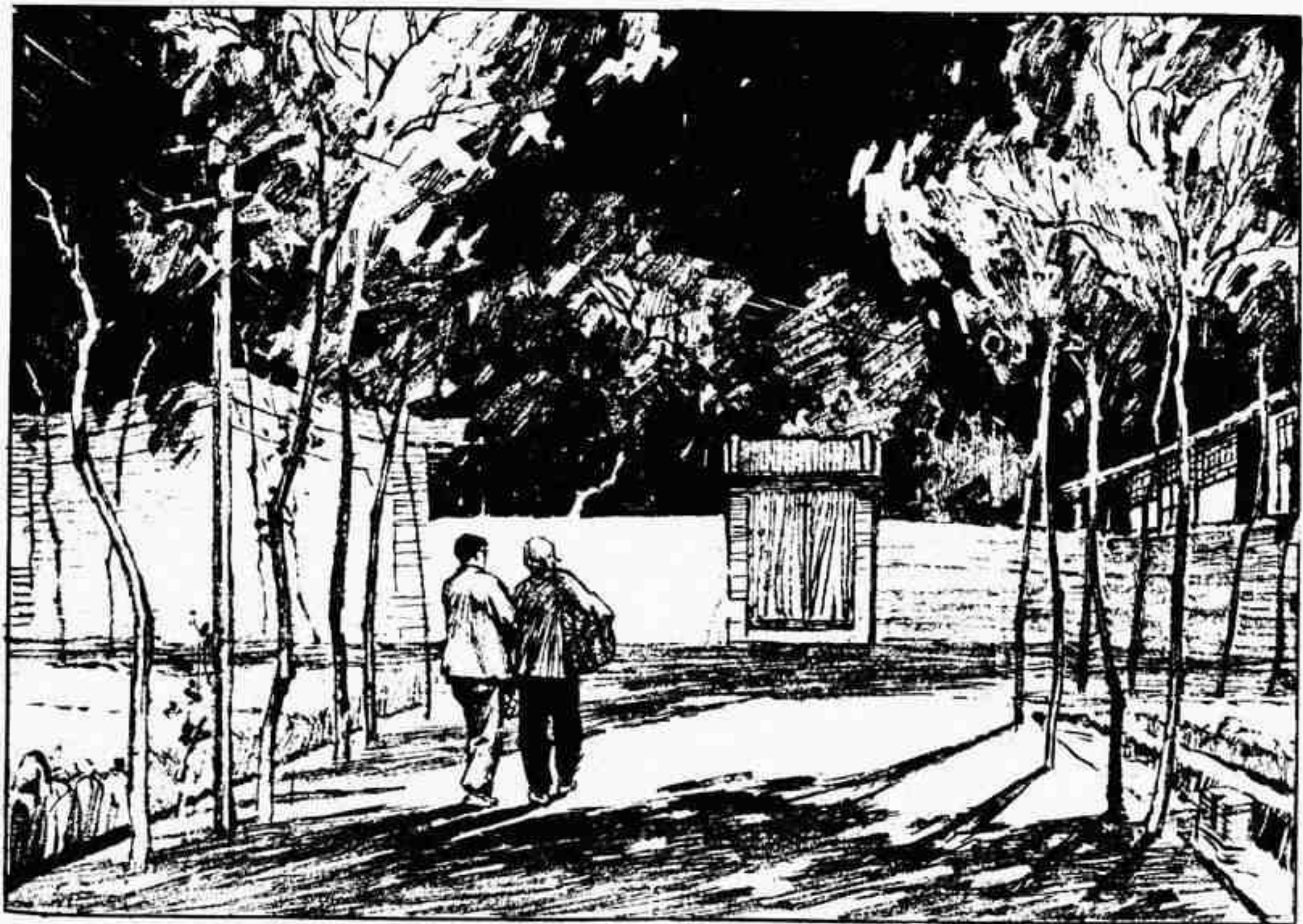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 公社社员侯大娘，人称“铁面无私”。她平时节约用电，想的是“农村小工厂需要电力”；她对富裕中农“侯小手”侵占集体耕地的资本主义思想，开展坚决的斗争，“为的是让他过社会主义日子”；她为了“让革命的大道畅行无阻”，宁愿在自己院子里锯掉桃树，让出半个院子。

侯大娘的崇高品质，代表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社社员的思想变化和提高，可以进一步理解这场运动的伟大精神成果。

(根据小说《铁面无私》编绘)



(1) 我昨天从县城赶到苇子湾大队时,天色已经大黑。党支部书记张自生热情地接待我,给我介绍了队里的情况,最后还送我到侯大娘家。



(2) 这是三间砖瓦北房，留给我住的西间早就收拾好了，东间房东住。大娘去串门了，只有一个名叫清明的男孩子，在电灯下做功课。他告诉我，爸爸妈妈都在市里工作，他和奶奶留在农村过日子。



(3) 等了很久,仍不见大娘回来,只好回屋躺下。我好几年没有下乡了,这次有机会来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农村,处处感到新鲜。翻来复去,好不容易才睡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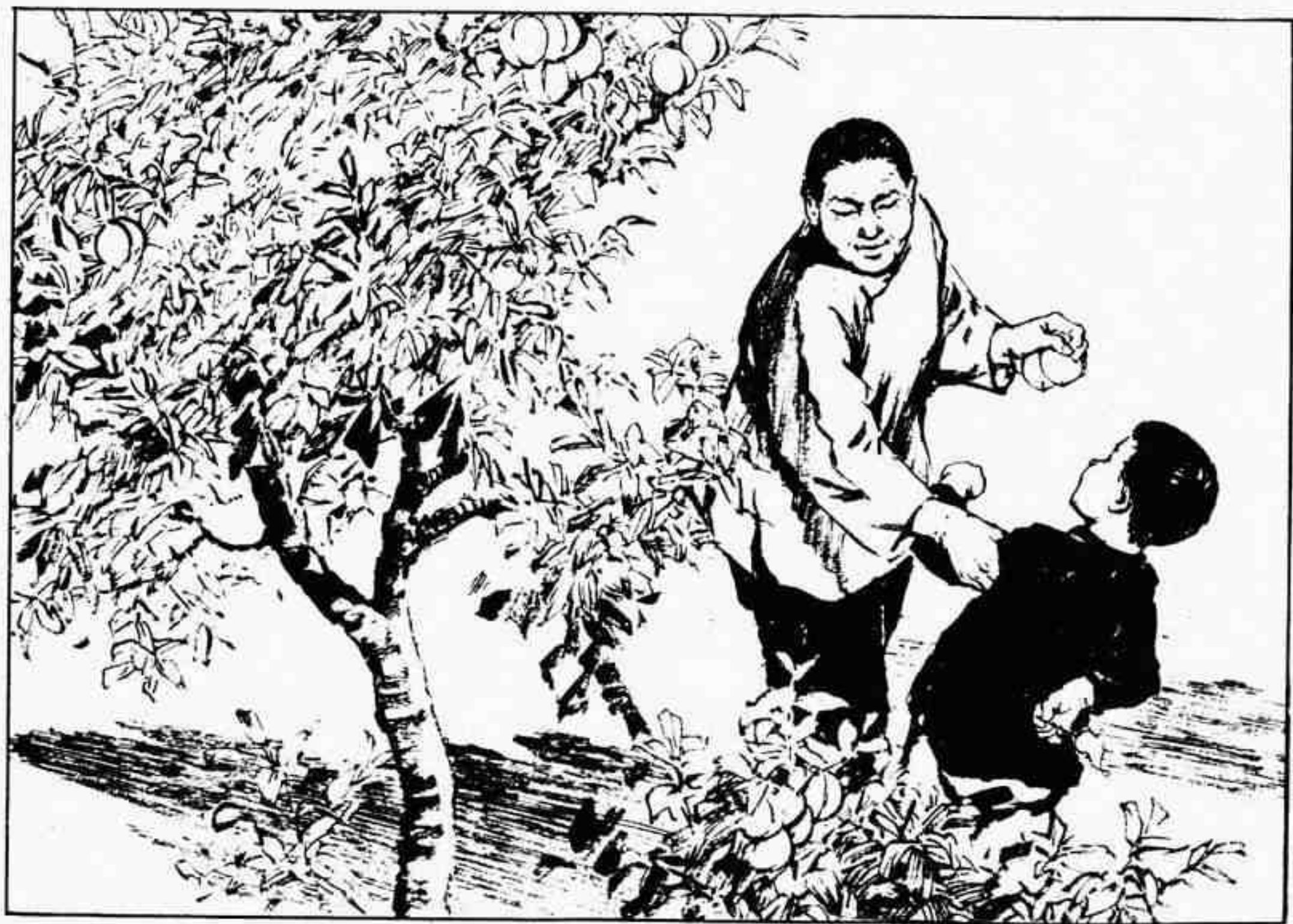
(4) 忽然，响起了几下敲门声：“同志，同志，你睡了吗？”我猜到是房东大娘，就要起身开门，她在外边又说：“睡下了就别起来啦。我来看你好几趟，没听见动静，还当你工作哪。”



(5) 房东大娘这样热情,应当让进来坐坐,我赶忙披衣下炕。房东大娘接着说:“你要是不看书,不写字,就关了灯,开着灯睡觉,浪费电呀!我叫你就为这个事儿,你睡吧。”我听了立刻拉灭了电灯。



(6) 正在我睡得香甜的时候，又被声音惊醒。这时阳光已经爬到窗棂。我打紧起来隔窗望去，只见房东大娘在大声训斥一个孩子：“谁叫你翻我的墙头，摘我的桃子？不熟透了能吃吗？胳膊、腿摔坏了怎么办？真淘气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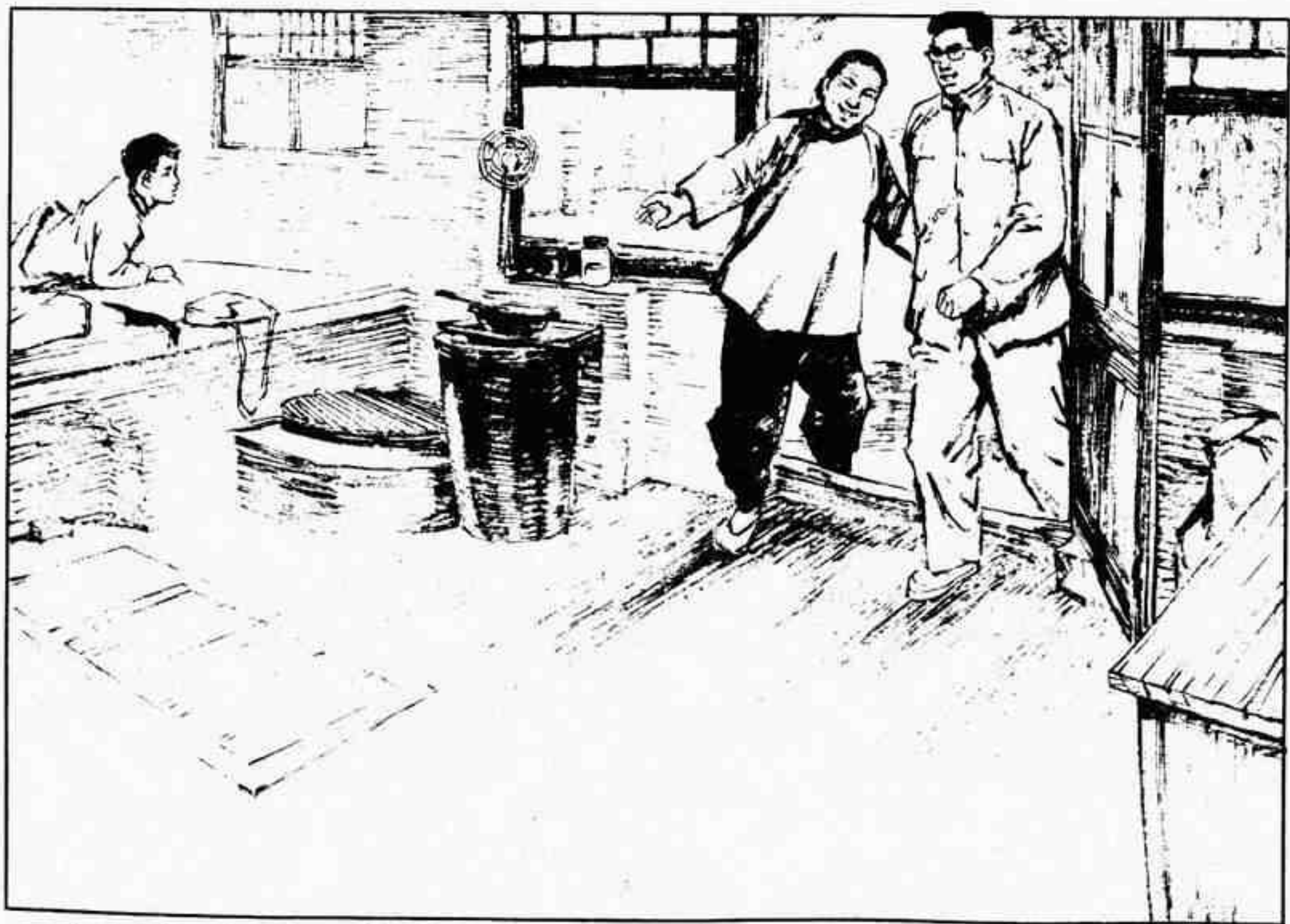
(7) “都给我掏出来!……还有没有?这是什么?”大娘见小男孩从袋里掏出弹弓子,说:“弹弓子也得没收。一块儿给你们老师送去,让他看看,他的学生是用功念书呢,还是专门破坏群众纪律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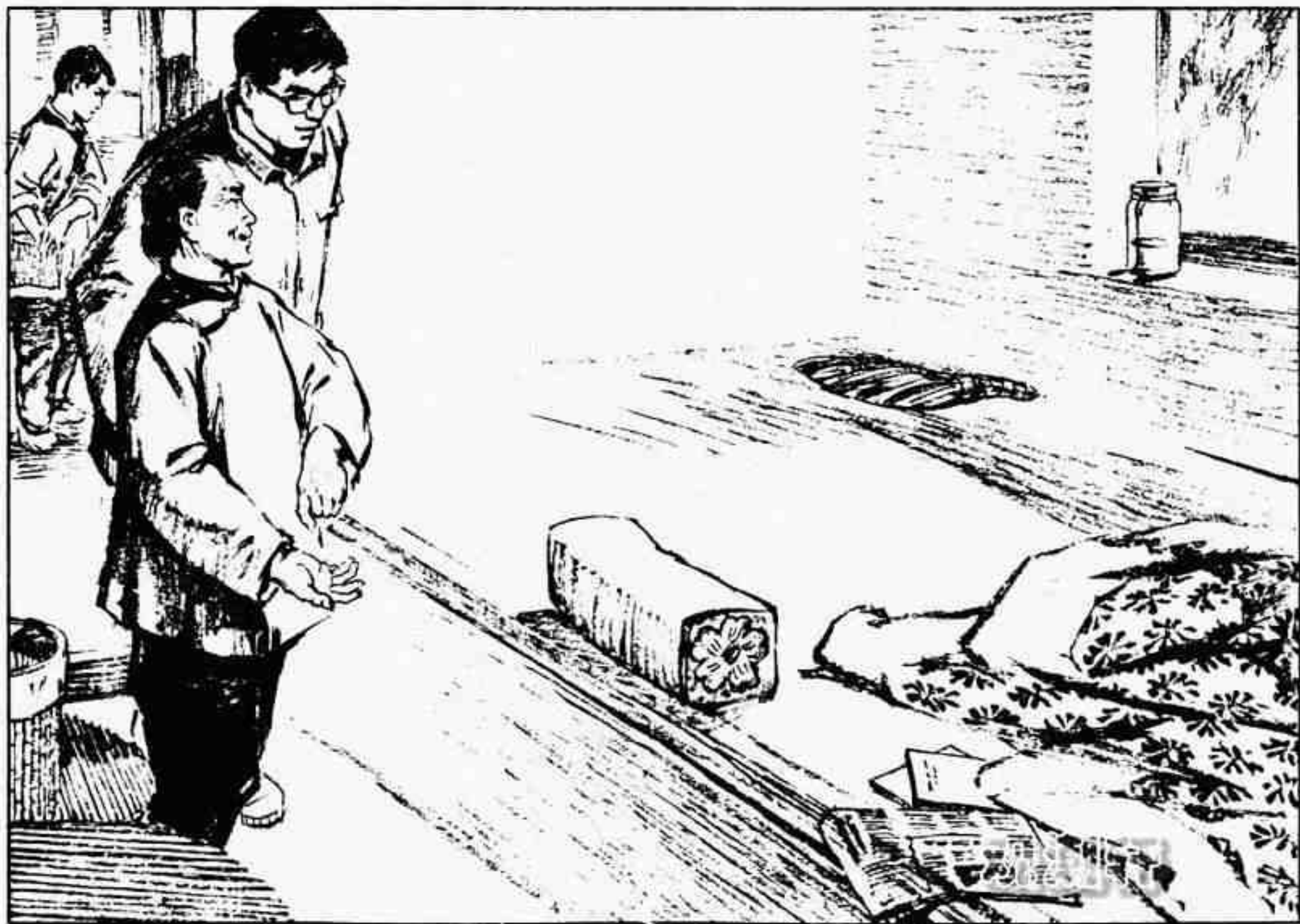
(8) 接着是小孩子的哀求,房东大娘的固执和斥责,直到我穿好衣服出来,那个孩子才趁机跑掉。



(9) 房东大娘把两个半青半红的桃子放在窗台上，转过身，对我笑笑：“起来啦，睡得好不好哇？”我也朝她笑笑，说几句初次见面的客气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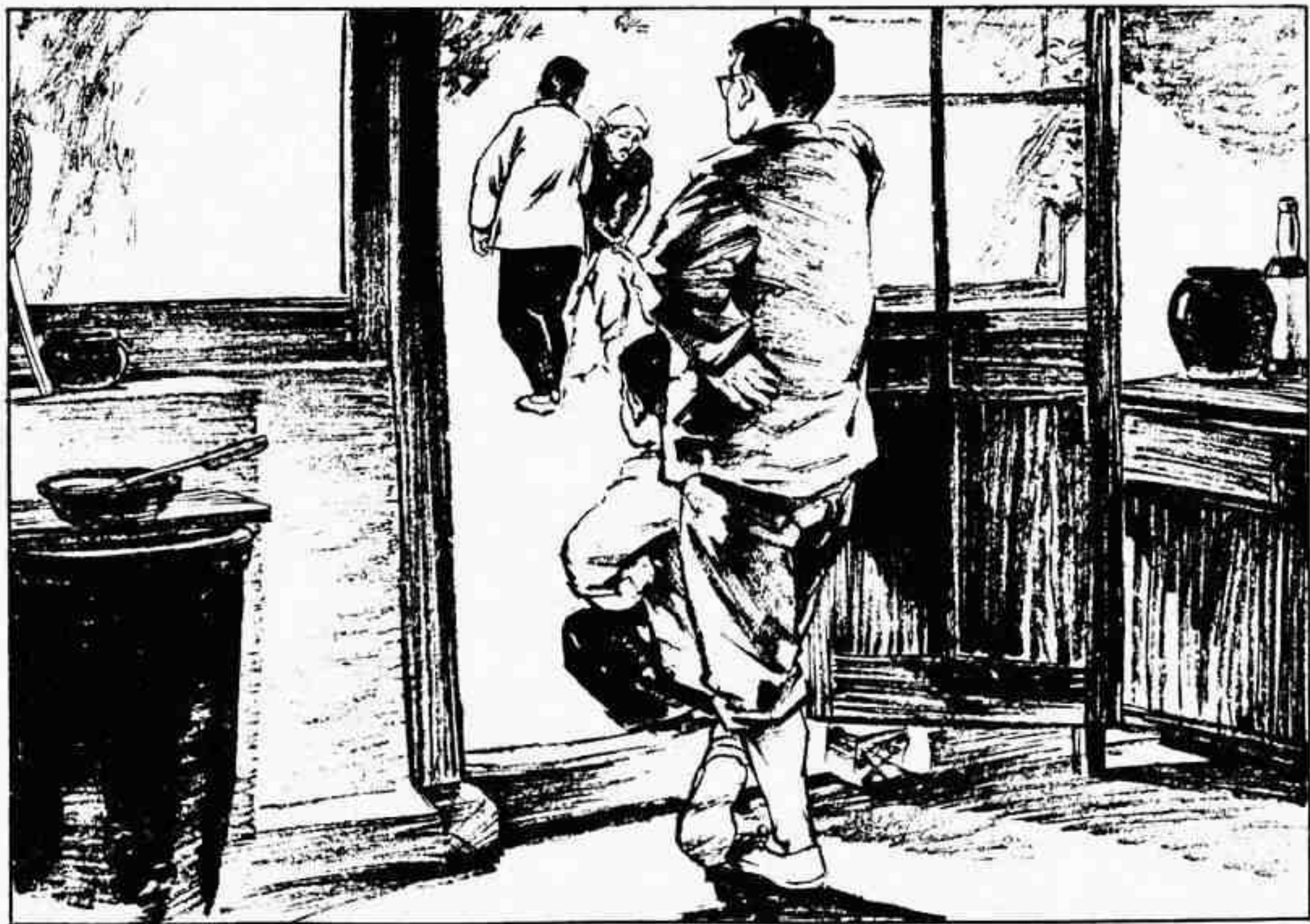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大娘没等我说完, 摆动着大手说: “谈不上添麻烦, 更不是什么打搅, 千里百里来到苇子湾的同志都为革命, 为革命就是一家人。用什么你就跟我要, 我没有就帮你去借, 缝缝洗洗的东西, 放到我那炕上就行了。”



(11) 我又自我介绍,说是来进行短期劳动锻炼,请她多帮助。房东大娘笑笑,很认真地说:“两人到一块儿,谁都会有长有短,要说帮,那是互相帮。写个信、念个报、讲讲国家大事,我求你的地方少不了。”



(12) 就在这天晌午,又发生了第三件事情。收了工,吃了饭,我刚回到住所,又听见院子里大声吵闹,就赶紧出来看看。清明端着饭碗站在门口,我问他奶奶跟谁吵架。“跟南院的,外号叫‘侯小手’。”清明回答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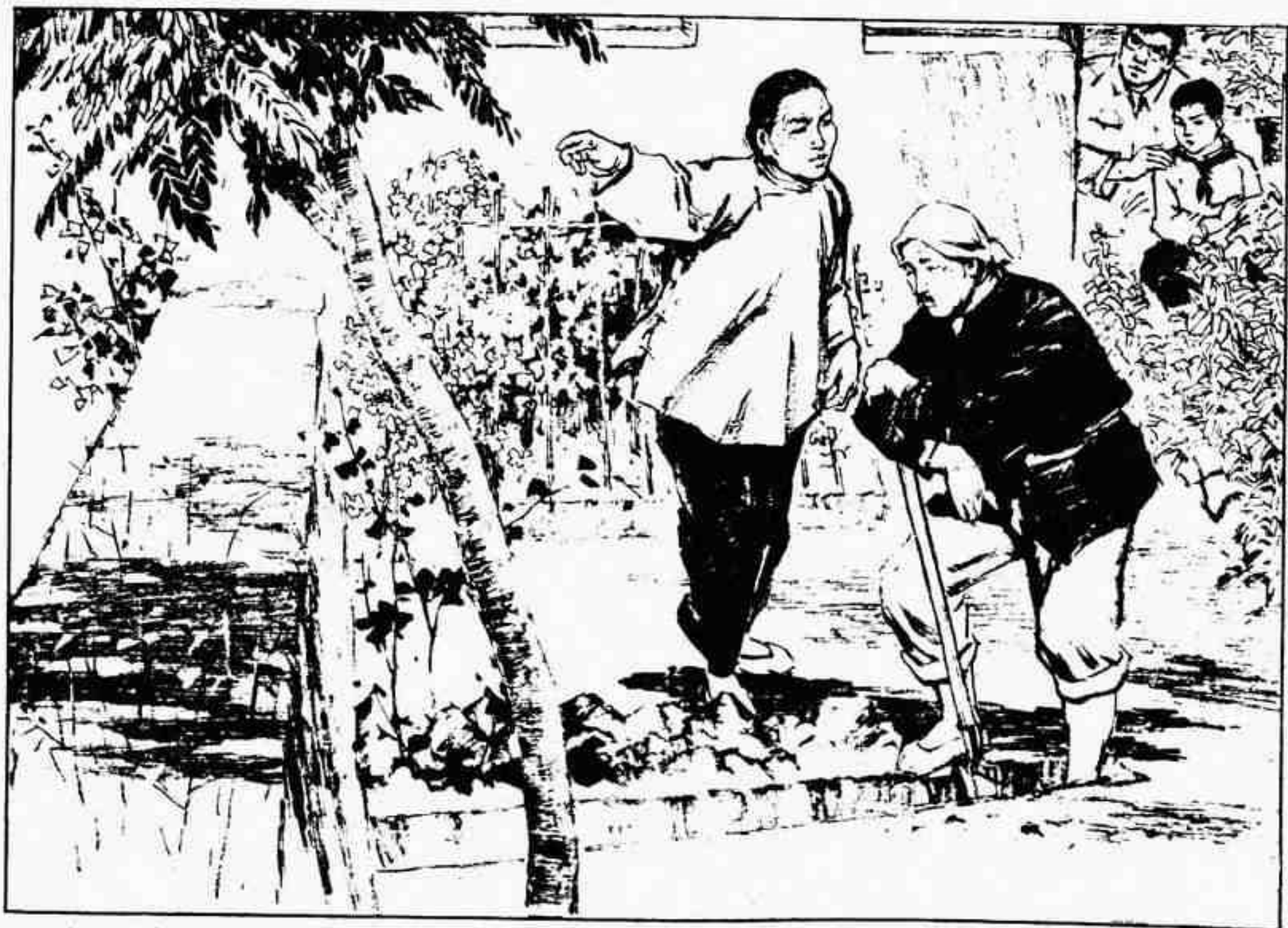
(13) 我又问他,奶奶为什么跟人家吵架?清明告诉我:
“这老头子小手到处伸,他那寨子几天夹一回,总往我们
这边挤!”



(14) 房东大娘一只手叉着腰，一只手比划着：“你侵占多少地方啦？你安的什么心哪？你不往自己怀里搂点儿，不苦害苦害别人，你就手心发痒怎么着？”



(15) “侯小手”一只脚立在刚挖出的土沟里，一只脚蹬在湿土上，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我侵占了你的地方，哪儿写着？哪儿记着？”



(16) 大娘火了：“西墙根那棵香椿树是我栽的不是？……是，好，你睁眼看看，要是照你新挖的这条沟取直了夹寨子，那棵树跑到哪边去了？”“侯小手”支吾一声：“那……那不就差一尺多宽嘛。”



(17) “一尺多？就是一寸地盘，一块土坷垃，也不能让给你！你把小手赶快给我缩回去没事儿，要不咱们就立刻找张书记去！”房东大娘厉声说。“侯小手”自知理亏：“那把沟儿往我院子这边改行吗？！”



(18) 大娘斩钉截铁般说：“你新挖的这条沟不能平！”“侯小手”知道大娘的厉害，假心假意说：“我给你平上……”



(19) “让你留着,你就给我留着!我要让干部社员们参观参观,分析分析,擦擦眼睛,长长见识!”“侯小手”慌张了:“老嫂子,前后院住着,何必呢?”



(20) 房东大娘一语把他道破：“不用收了硬的来软的，我全不能吃。告诉你，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！”“侯小手”耍无赖说：“你不让我过日子？”



(21) “我让你过社会主义日子！咱们闲话少说，就这么办啦！”大娘说着管自走了。



(22) 我回到屋里,心里有些不痛快,想起昨天张自生给我介绍房东情况的时候,说了一句“那位大娘铁面无私”。我现在觉着,“铁面”确实,“无私”可不见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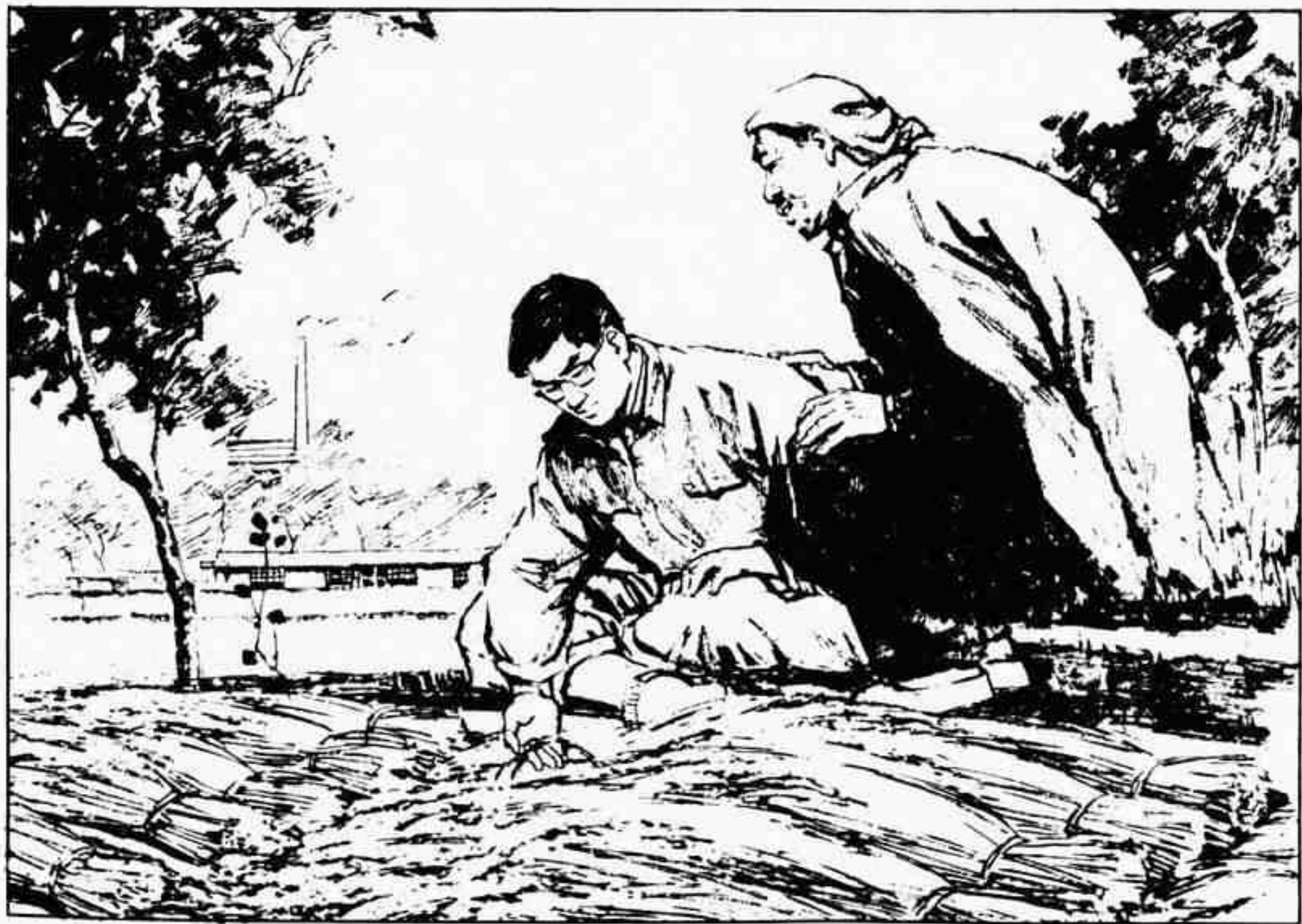
(23) 我独自忖思起来：为了给家里节省一点电，可以不客气地把没见面的客人从熟睡中叫醒；为了两个桃子，使小孩子那样的难堪；别人侵占了她的地方固然不对，既然已经认错，马上改了，还是不肯罢休，这未免太过分了。



(24) 下午,社员们在田头割稻,我帮着挠稻子。侯大娘动作利索,全不象上了年纪的人,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跟得上。



(25) 休息时，我婉转地向支书张自生提出换一所房子住。张自生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为啥换地方呢？侯大娘家人口少，宽绰、安静……”我告诉他，我最近不写东西，主要任务是接触和熟悉群众。



(26) 他还是劝我：“侯大娘虽说不是党员、干部，可是她有代表性，能代表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普通社员，特别是从旧社会熬过的老年一代。你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和提高，更能深一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……”



(27) 我只好坦率地说出自己 对房东大娘的印象，并举出她跟“侯小手”争吵的事。张自生忽然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才来，还不熟悉侯大娘啊！她爱惜那所小宅院，这是真的。那小院子是过去的血泪史、冤仇账！”



(28) “原来院子跟房后边的苇坑一样低洼。侯家没有一寸土地，更没有一个避风躲雨的地方。他们两口子，一个当长工，一个当奶妈，给地主白干了两年，答应给一块地方作为代价。”



(29) “结果呢，狠心的地主只拨给他们半个苇坑。两口子没办法，就白天给地主卖命，夜里抬土垫坑。一筐一筐，又干了两年，才垫到跟河堤一般高，压了个小窝铺，一家老小安了身……”



(30) 张自生指着侯家院子说：“如今，这院子是我们对大队青年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实物之一。侯大娘眼光敏锐、警惕性高，她及时发现的问题非常重要哇！”



(31) 他见我不明白,作了说明:“‘侯小手’是富裕中农,资本主义思想十分严重,前二年因为投机倒把受过群众批判;现在变了花样,不仅占了侯大娘家院子,刚才我去看看,东边的集体耕地也被他占了不少……”



(32) 傍晚，我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回到房东那个珍贵的小院子里。大娘和清明正在摘桃子。两只小篮子都摘满了，地下还堆着一些。



(33) 大娘热情地招呼我吃桃子。我问为什么不等熟透了再摘,她说:“本来想着再养几天,可它总是招孩子们爬树淘气,摔着他们更麻烦。别以小害大啦。”



(34) 一会儿，她提着篮子从树下走出来，又对清明说：“你把这篮子给东头五保户的王爷爷送去，这篮子我送给军属刘奶奶。”



(35) 祖孙俩一直到很晚才先后回来。大娘一见我在她屋里写笔记,就说:“你把小桌子搬到那屋去写吧,这屋里清明做功课会打搅你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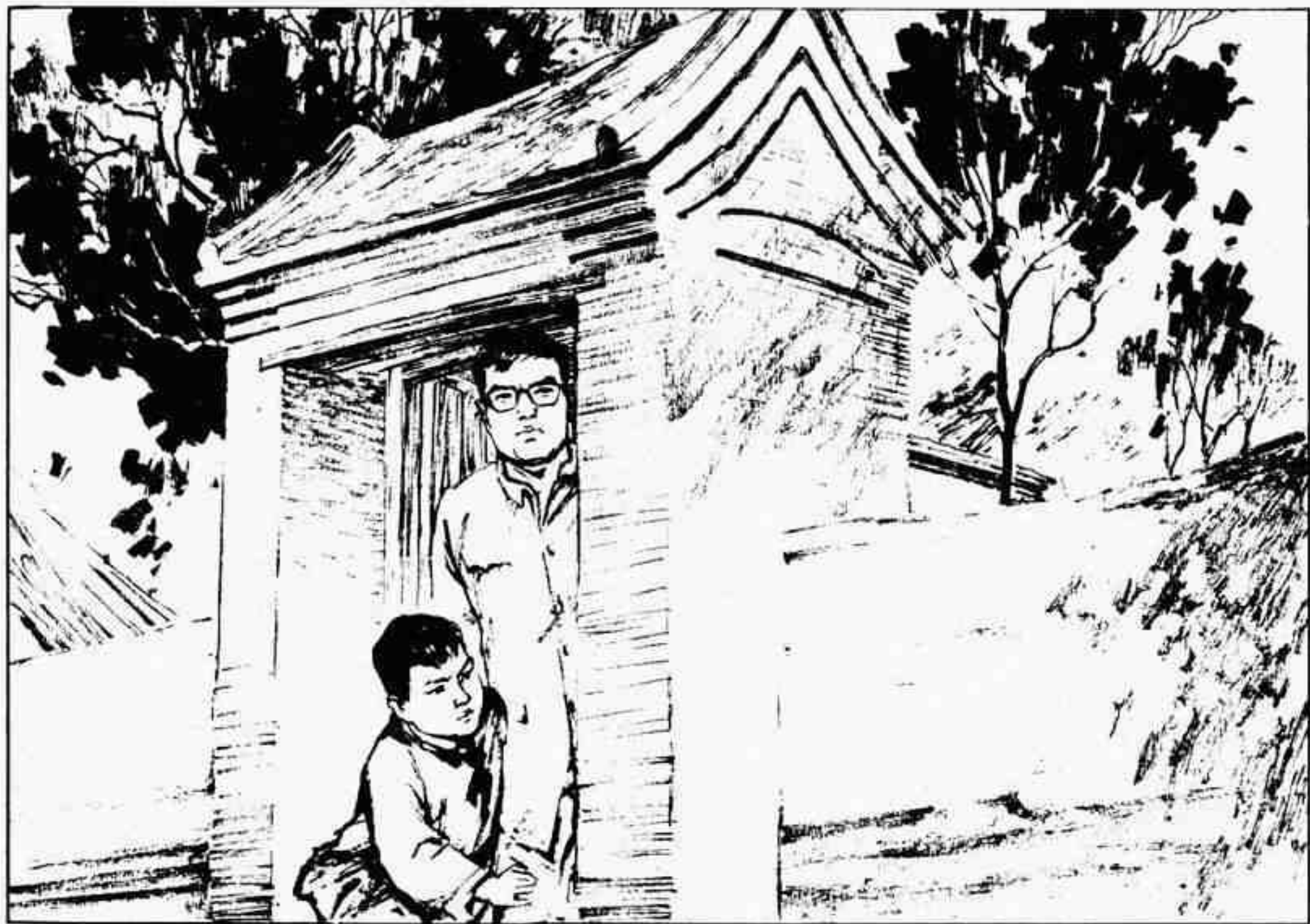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我说合用一盏灯,可以节约用电。大娘笑着说:“该用就用,该节约就节约。如今咱乡村一个劲儿建设小工厂,机器也不断增多,应当节省些电力,供他们用。”



(37) 大娘说得自自然然，没有半点表白自己或是教育别人的意味，我听着，心里很受感动。大娘的确是“铁面无私”的公社社员。我要加紧地改造，向他们看齐。



(38) 三天之后，闹了一场暴风雨。雨过天晴，地里泥泞，不能干活，大娘到“社员哲学小组”去学习。我跟清明在菜畦里整理被风吹歪了的黄瓜架和西红柿秧子。



(39) 我们干着干着，猛听得房院后边传来鞭子声和呐喊声。清明一楞，说：“糟糕，又陷车了！”说着，就往外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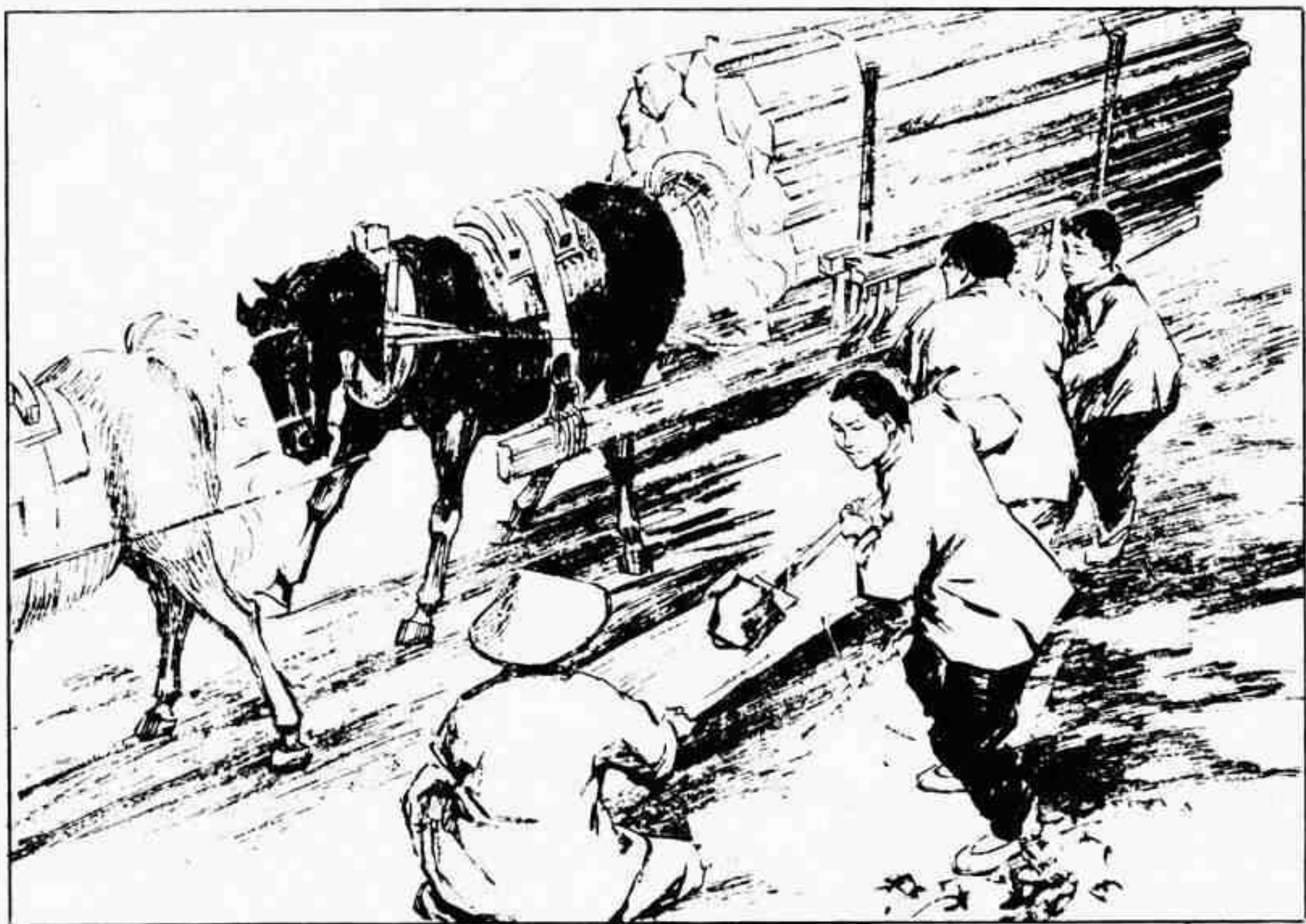
(40) 我跟出来一看，这是一条新修的小公路。它从正西伸过来，拐过侯大娘住宅，才能朝正东的新建小工厂和粮库直伸出去。侯大娘房后这一节路，因为低洼，雨后存水，非常泥泞。果然，一辆拉木材的大马车陷在这儿了。



(41) 大娘正帮着掀车轱辘。她见了我们，大气直喘地说：“你们俩替替我，往上掀着这个轮子，可不能松手；一松手，轮子再往深处陷，辕上的牲口就危险了！”



(42) 我们两个接替了大娘。她跑回家，一会儿又跑回来，扛着一扇门板，提着一把铁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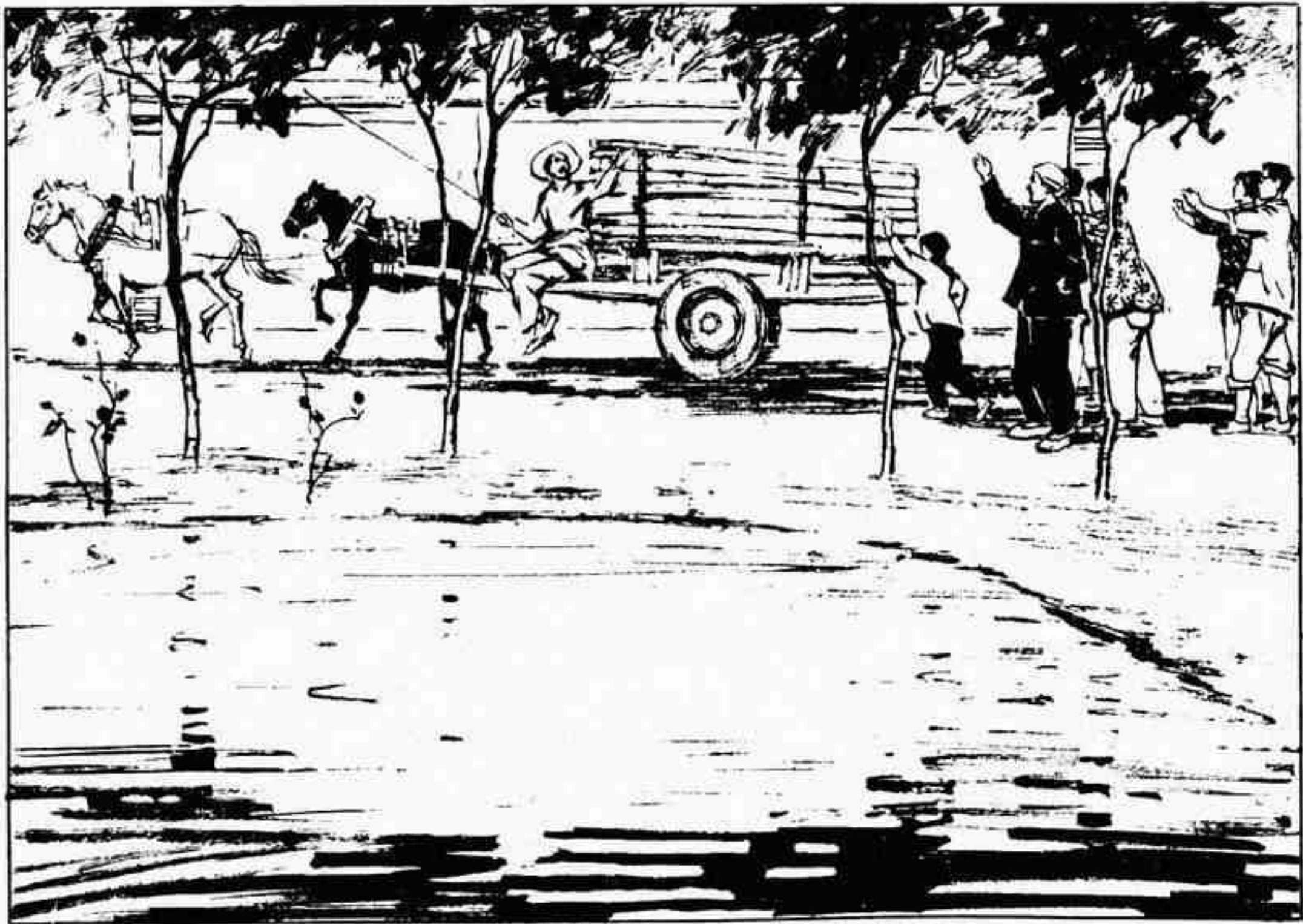
(43) 到跟前, 扔下门板, 在车轮子前边猛挖猛铲。接着, 又朝车把式喊: “别管牲口, 快, 把门板往我挖过的地方垫, 使劲儿, 使劲儿!”



(44) 车把式把门板垫上后，大娘又对我和清明说：“我在这边，你们在那边，咱们三个往上推，只要车轱辘上了门板，就行啦！”



(45) 正当支部书记张自生带着几个社员赶到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娘“一、二、三”的口令声中，一齐猛用劲儿，车轮子“嗖”地一声，滚到了门板上。



(46) 车把式转忧为喜，找大娘表示感谢，已经不见她了。张自生说：“这是我们应当做的。过几天，我们要想办法，把这段弯路垫起来，不然将来跑汽车更危险！”



(47) 这件事情发生后的好几天里，我发现房东大娘出出进进总象想什么心事的样儿。一天早晨，我被窗外的一种奇怪的声音闹醒。我爬起来出门一看，楞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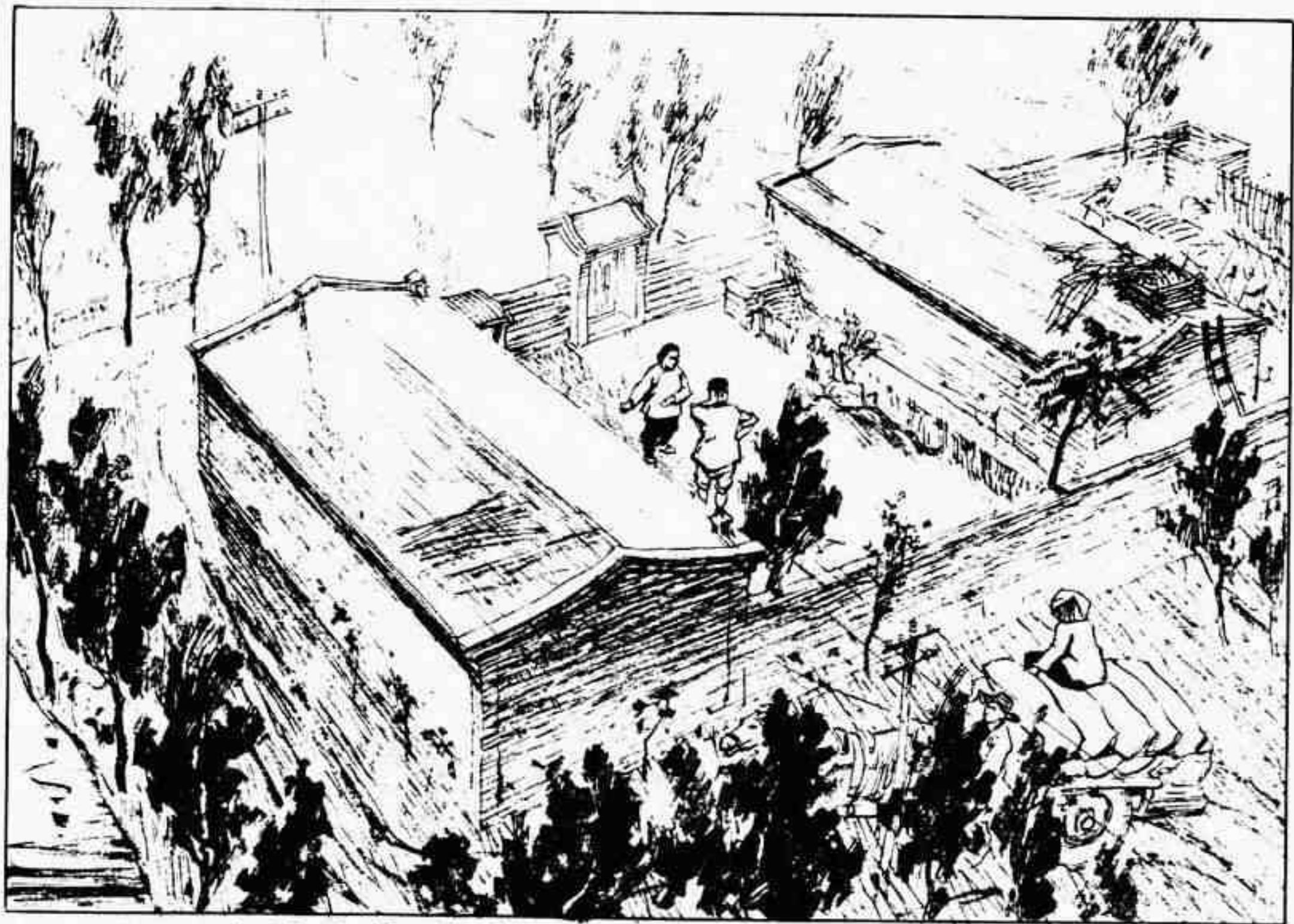
(48) 房东大娘和清明正在院子里锯那棵大桃树。那闪着银光的锯齿，啃咬着紫红的树干，金黄色的锯末子，象面粉一样流出来，堆在树根下……



(49) 我被闹糊涂了，忙问为什么要把这棵桃树锯掉。大娘朝我笑笑，还没容她说话，那棵茂盛的桃树已经“哗啦”一声倒下了。折枝碎叶摔满院子，砸塌了黄瓜架，没有摘尽的桃子四处乱滚。



(50) 大娘对我说：“你快去刷牙洗脸吧，一会儿帮我把这些菜秧子啦，树干子啦，清理清理；一会儿咱娘仨好扒墙头……”“扒墙头？”我不仅糊涂，而且很吃惊。



(51) 大娘喊着：“别楞着，快行动吧，噢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呀？是这样。我看房后那条道没法儿垫，硬垫，队上费工多，也长久不了，车来车往的，连续拐弯，总是麻烦，又有危险。我想让出咱这半个院子，把大道取直！”



(52) 我对房东大娘的崇敬是无法形容的。但又觉得破了这个院有点可惜，便说：“大娘，能不能另外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”



(53) 大娘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为了让革命的大道畅行无阻，损失一点小家当，算不了什么！”就这样，我帮着大娘做了她要求和希望我做的一切。



(54) 东西两堵墙扒开了，大道从院子穿过，连结成笔直的一条。鞭子响，喇叭鸣，大车、汽车、拖拉机络绎不绝的从院子穿过，直奔太阳升起的正东方！这次下乡虽短，可是“铁面无私”侯大娘的崇高品质，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进。

房东大娘

原著 浩 然

改编 竺 少 华

绘画 毛震耀 俞晓夫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五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57×1048 1/64 印张 28/32

1973年11月第1版

1974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800,001—1,500,000

统一书号: 8171·809

定价: 0.06元